

马来西亚与文莱解决海上争端的方式 及其思考*

祁怀高

【内容提要】2009年3月，马来西亚与文莱以换文形式划定了两国海洋边界。

马来西亚与文莱换文协议涉及四大事项：两国之间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划界；建立油气商业安排区；确定马来西亚与文莱的陆地边界；确保马来西亚国民和居民往返沙捞越经过文莱海上区域的通行权，马来西亚同时确保文莱的法律和规则得到遵守。马来西亚与文莱海上争端解决方式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在海上争端解决前双方都保持自我克制；对签署换文协议采取低调处理方式；采取“陆地换海洋”（“领土换石油”）的利益交换手段。中国学术界须认真关注马来西亚与文莱解决海上争端的方式。中国与马来西亚、中国与文莱可暂时搁置南海争议，继续推进海上务实合作。

【关键词】马来西亚；文莱；南海；换文协议；商业安排区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越菲南海共同开发政策的比较及中国的对策研究”（批准号：20BGJ081）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祁怀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2009年3月，马来西亚和文莱以换文形式划定了两国海洋边界。国内外学者对马文海上争端和换文协议已作了一些研究。代表性成果（按照发表的时间

* 感谢《中国周边外交研究》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间先后顺序)包括哈勒-特罗斯特(Renate Haller-Trost)从国际法的视角对马文两国的领海和海洋主张的分析及绘制的4幅有价值的示意图、^①杰弗里·史密斯(Jeffrey J. Smith)对马文解决海上争端的2009年换文协议进行的分析、^②苏莹莹对马来西亚的南海政策进行的深入分析、^③阿什利·罗奇(J. Ashley Roach)对马文在南海的海洋管辖权主张的分析、^④骆永昆对文莱对南海的权利主张及其南海政策动因及马文“领土换石油”的谈判方式的分析、^⑤戴渝龙对马文“陆地换海洋”的领土争端解决方式及两国能够实现相互妥协的三个深层次原因的分析。^⑥

笔者将结合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对马文换文协议和解决海上争端的方式进行专门分析。笔者试图在以下两方面取得新的研究进展:一是对马文的海洋管辖权主张进行细致分析;二是对马文解决海上争端的方式进行总结分析。文章的主要结构如下:首先,梳理马文海上争端和两国海洋管辖权主张;其次,分析2009年马文换文协议;再次,分析马文在商业安排区的油气开发合作;最后,总结马文解决海上争端方式的特征,并提出对中马和中文开展海上务实合作的思考。

一、马来西亚与文莱的海上争端分析

马来西亚和文莱之间的海上争端由来已久。加里曼丹岛沙捞越、沙巴历史上属文莱。1888年,沙捞越和沙巴两地沦为英国保护地,文莱也沦为英国保护国。1957年8月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1963年9月,马来亚联合邦同新加坡、沙捞越、沙巴合并组成马来西亚(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文莱于1984年1月获得完全独立。

^① Renate Haller-Trost, “The Brunei-Malaysia Dispute over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Claims in International Law,” *Maritime Briefings*, Vol. 1, No. 3 (1994).

^② Jeffrey J. Smith, “Brunei and Malaysia Resolve Outstanding Maritime Boundary Issues,” *LOS Reports*, Vol. 1 (2010).

^③ 苏莹莹:《马来西亚南海政策研究》,时事出版社,2019。

^④ J. Ashley Roach, “Malaysia and Brunei: An Analysis of Their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NA Occasional Paper*, August 2014.

^⑤ 骆永昆:《文莱的南海政策》,《国际资料信息》2012年第9期,第13—15页,第42页。

^⑥ 戴渝龙:《“陆地换海洋”:文莱与马来西亚解决领土争端研究》,《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6期,第76—89页。



马文海上争端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文莱基于英国殖民时代的陆地领土主张其在文莱湾的海洋管辖区；二是马文在南海的海洋主张重叠。^①

1979年12月，马来西亚官方出版了一张“领水和大陆架边界地图”。该地图中有84个转折点坐标，其中西马来西亚附近是坐标1-47，东马来西亚附近是坐标48-84。^②马“领水和大陆架边界地图”与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主张、1978年菲律宾公布的“卡拉延岛群”区域、越南在南海的海洋权利主张、文莱在南海的海洋管辖权主张，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叠。马来西亚“领水和大陆架边界地图”指出，文莱的海上边界止于100英寻（182.88米）等深线。^③马来西亚的依据是1958年英国发布的两份枢密令，即《北婆罗洲（边界解释）》（Statutory Instruments 1958 No.1517）和《沙捞越（边界解释）》（Statutory Instruments 1958 No. 1518），称这两份枢密令划定了文莱的海洋边界。^④文莱反驳了马来西亚的观点，并坚称文莱的海洋权益能够合法地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延至200海里。^⑤

1980年4月25日，马来西亚宣布了其专属经济区，具体为马来西亚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区域，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延至200海里。^⑥根据1984年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法》（第311号法令）第3条，马来西亚的专属

① Renate Haller-Trost, “The Brunei-Malaysia Dispute over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Claims in International Law,” p. 1.

② 马来西亚1979年地图中的84个转折点坐标，参见：R. Haller-Trost, *The Contested Maritime and Territorial Boundaries of Malaysia: An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 (London: Kluwer, 1998), p. 431.

③ Jolene Hui Yun Liew, “From Joint Cooperation to Joint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centive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for Brunei Darussalam,” in Huaigao Qi and Song Xue eds.,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olicies, Obstacles, and Prospects* (London: Routledge, 2020), p. 18.

④ Ngeow Chow-Bing, “Prospects for Sino-Malaysian Joint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Lessons from Malaysia’s Experiences,” in Huaigao Qi and Song Xue eds.,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olicies, Obstacles, and Prospects* (London: Routledge, 2020), p. 63.

⑤ Jolene Hui Yun Liew, “From Joint Cooperation to Joint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centive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for Brunei Darussalam,” in Huaigao Qi and Song Xue eds.,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olicies, Obstacles, and Prospects* (London: Routledge, 2020), p. 18.

⑥ “Proclamation of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f April 25, 1980,” accessed on May 28, 2020, <http://extwprlegs1.fao.org/docs/pdf/mal4799.pdf>.



经济区是从其领海基线量起向外延伸到200海里。^①该法令第3条同时指出，马来西亚与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如果存在已生效的协定，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应根据相关协议的条款确定。

20世纪80年代，文莱相继出版3幅关于其海洋区域的地图，包括1987年出版的“文莱领水地图”、1988年出版的“文莱大陆架地图”、1988年出版的“文莱渔区界限地图”。^②

1987年出版的“文莱领水地图”显示，其领海界限由7个坐标点的连线构成。这7个坐标点为：

1. 北纬4°47.88'和东经113°58.70'；
2. 北纬4°47.55'和东经114°11.58'；
3. 北纬4°51.50'和东经114°22.60'；
4. 北纬4°59.65'和东经114°32.25'；
5. 北纬5°09.40'和东经114°44.85'；
6. 北纬5°12.00'和东经114°53.24'；
7. 北纬5°13.87'和东经114°55.20'。^③

1993年7月20日，文莱制定的“专属经济区公告”第4条指出，文莱专属经济区的外部界限由一条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延至200海里的线构成。^④第4条同时指出，和沙巴领土邻接的一条侧面边界，与1958年9月11日英国枢密令《北婆罗洲（边界解释）》颁布的大陆架边界相同，并以直线延至200海里；和沙捞越领土邻接的一条侧面边界，与1958年9月11日英国枢密令《沙捞越（边界解释）》颁布的大陆架边界相同，并以直线延至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公告”第6条指出，文莱专属经济区的界限可根据文莱政府达成并生效的国际协定作必要之修改。

1988年出版的“文莱大陆架地图”显示，其大陆架界限由11个坐标点的

^①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ct, 1984, Act No. 311,” DOALOS/OLA United Nations,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PDFFILES/MYS_1984_Act.pdf.

^② Renate Haller-Trost, “The Brunei-Malaysia Dispute over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Claims in International Law,” pp. 2-5.

^③ Renate Haller-Trost, “The Brunei-Malaysia Dispute over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Claims in International Law,” pp. 2-3.

^④ “Proclamation of an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Made on July 20, 1993, Brunei Darussalam Government Gazette, March 26, 1994, <http://www.agc.gov.bn/AGC%20Images/LOB/Order/DEF/E/s04.pdf>.



连线构成。这11个坐标点为：

1. 北纬5°01.15'和东经113°44.87'；
2. 北纬5°42.00'和东经114°24.24'；
3. 北纬7°35.32'和东经111°05.50'；
4. 北纬8°15.23'和东经111°56.27'；
5. 北纬4°47.88'和东经113°58.70'；
6. 北纬4°47.55'和东经114°11.58'；
7. 北纬4°51.50'和东经114°22.60'；
8. 北纬4°59.65'和东经114°32.25'；
9. 北纬5°09.40'和东经114°44.85'；
10. 北纬5°12.00'和东经114°53.24'；
11. 北纬5°13.87'和东经114°55.20'。^①

1988年“文莱大陆架地图”中的坐标点5-11与1987年“文莱领水地图”中的坐标点1-7相同。1988年“文莱大陆架地图”中的坐标点3和坐标点4标记了“接近大陆”(Approximate Mainland)，似乎指的是文莱与越南之间的等距离线。^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文以下简称《公约》)第76条第7款规定：沿海国的大陆架如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超过200海里，应连接以经纬度坐标标出的各定点划出长度各不超过60海里的若干直线，划定其大陆架的外部界限。文莱的两条侧向大陆架界限线明显超过了《公约》规定的60海里限制。坐标点1和坐标点3连接的文莱西侧大陆架界限线长约222海里，坐标点2和坐标点4连接的文莱东侧大陆架界限线长约213海里。^③

1988年出版的“文莱渔区界限地图”显示，其渔区外部界限标注了10个坐标点。这10个坐标点为：

1. 北纬5°01.15'和东经113°44.87'；
2. 北纬5°42.00'和东经114°24.24'；
3. 北纬7°35.32'和东经111°05.50'；

^① Renate Haller-Trost, “The Brunei-Malaysia Dispute over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Claims in International Law,” p. 4.

^② Renate Haller-Trost, “The Brunei-Malaysia Dispute over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Claims in International Law,” p. 4.

^③ 用谷歌距离计算器(Google Distance Calculator)测算，测地距离(Geodesic Distance)，2020年8月13日。



4. 北纬8°15.23'和东经111°56.27';
5. 北纬6°59.13'和东经111°42.98';
6. 北纬6°58.80'和东经111°55.86';
7. 北纬7°02.74'和东经112°06.86';
8. 北纬7°15.63'和东经112°21.20';
9. 北纬7°25.37'和东经112°33.75';
10. 北纬7°27.97'和东经112°42.13'。^①

1988年“文莱渔区界限地图”由两种颜色显示：深蓝色区域，从文莱海岸向南海方向到达坐标点5-10构成的连线，这一连线标记“200海里”，很可能是从文莱所称的领海基线开始测量；浅蓝色区域，从前述“200海里线”（坐标点5-10构成的连线）到达坐标点3和坐标点4，坐标点3和坐标点4标记“接近大陆”（Approximate Mainland）。^②文莱渔区的面积约为18550平方海里（63625平方千米）。^③尽管文莱主张200海里的渔区，但从其1988年出版的渔区界限地图来看，这一渔区的界限实为与越南大陆的中间线，距文莱所称的领海基线约为265海里。^④

马来西亚和文莱均签署并批准了《公约》。1982年12月10日，马来西亚签署《公约》；1984年12月5日，文莱签署《公约》。1996年10月14日，马来西亚批准《公约》；1996年11月5日，文莱批准《公约》。自1996年11月13日起，《公约》对马来西亚生效；^⑤自1996年11月5日起，《公约》对文莱生效（参见表1）。^⑥

① Renate Haller-Trost, “The Brunei-Malaysia Dispute over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Claims in International Law,” pp. 4-5.

② Renate Haller-Trost, “The Brunei-Malaysia Dispute over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Claims in International Law,” p. 5.

③ Renate Haller-Trost, “The Brunei-Malaysia Dispute over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Claims in International Law,” p. 43.

④ Renate Haller-Trost, “The Brunei-Malaysia Dispute over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Claims in International Law,” p. 43.

⑤ “Outer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beyond 200 Nautical Miles from the Baselines: Joint Submission by Malaysia and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 Nam,” DOALOS/OLA United Nations, May 3, 2011, https://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submission_mysvnm_33_2009.htm.

⑥ Attorney General’s Chambers of Brunei Darussalam, *Brunei Darussalam Treaty Series: Law of the Sea and Maritime*, January 2013, p. 7.



表1 马来西亚与文莱的海洋管辖权主张比较^[1]

国家	是否批准 《公约》	是否立 法基线	海洋管辖区域			
			领海	毗连区	专属经济区	大陆架外部界限
马来西亚	1996年10月 14日批准	不详 ^[2]	12 海里	—	从领海基线 算起不超过 200海里	大陆边/200海里 2009年5月(联合越南)正式提交 划界案(南海南部海域); ^[3] 2019 年12月正式提交划界案(南海 部分) ^[4]
文莱	1996年11月 5日批准	不详 ^[5]	12 海里	—	从领海基线 算起不超过 200海里	大陆边/200海里 2009年5月提交大陆架外部界 限初步信息(南海) ^[6]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注释：

[1] “Table of Claims to Maritime Jurisdiction (as at 15 July 2011),” DOALOS/OLA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PDFFILES/table_summary_of_claims.pdf, 笔者对本表作了相应更新。

[2] 马来西亚迄今未公开发布其基线主张是否为直线基线。但从1969年《马来西亚政府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关于两国大陆架的划界协定》来看，马来西亚显然使用了直线基线系统。

[3] “Outer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beyond 200 Nautical Miles from the Baselines: Joint Submission by Malaysia and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 Nam,” DOALOS/OLA United Nations, May 6, 2009, https://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submission_mysvnm_33_2009.htm.

[4] “Outer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beyond 200 Nautical Miles from the Baselines: Partial Submission by Malaysi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OALOS/OLA United Nations, December 12, 2019, https://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submission_mys_12_12_2019.html.

[5] 文莱迄今未公开发布其基线主张是否为直线基线。但从1987年出版的“文莱领水地图”来看，文莱似乎使用了直线基线系统。参见：Renate Haller-Trost, “The Brunei-Malaysia Dispute over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Claims in International Law,” pp. 2-3。

[6] “Brunei Darussalam’s Preliminary Submission Concerning the Outer Limits of Its Continental Shelf,” DOALOS/OLA United Nations, May 12, 2009, https://www.un.org/Depts/los/clcs_new/commission_preliminary.htm; https://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preliminary/brn2009preliminaryinformation.pdf.



2003年,文莱和马来西亚两国因两个油气区块的归属争端发生海军对峙事件。两个油气区块(马来西亚称L区块和M区块,文莱称J区块和K区块)位于距离文莱海岸100英寻等深线之外,但位于1988年“文莱大陆架地图”主张的范围内;马来西亚根据其1979年地图,认为这两个油气区块位于其主张的大陆架范围内。2003年3月,墨菲石油公司(Murphy Oil Corporation)的一艘船被文莱的一艘炮艇驱逐,墨菲石油公司是马来西亚授予油气开发许可的外国公司。2003年4月,马来西亚海军也封锁了道达尔(Total)公司的一艘船,以阻止该船进入油气区块所在海域,道达尔公司是文莱授予油气开发许可的外国公司之一。^①马文海军对峙事件迫使墨菲石油公司和道达尔公司都暂停了海上油气开发作业。此次海军对峙事件发生后,两国政府加快了海上争端的谈判。在谈判中,马来西亚提议马文可采取与马泰共同开发协议相似的产品分成协议,但文莱担心接受马来西亚提议会导致文莱在领土主张上让步。^②文莱未来的繁荣高度依赖海上油气资源,因此文莱不会轻易放弃其对海上油气区块的主张。2003—2009年,马文两国政府举行了39轮谈判,最终在2009年3月达成了换文协议。^③

二、2009年马文换文协议分析

2009年3月16日,文莱和马来西亚以换文形式划定了两国海洋边界,^④但其具体内容未向国际社会公开。从马来西亚和文莱政府于2009年3月16日发

^① Leong Shen-li, “A Tale of Two Oil Blocks,” *The Star*, May 9, 2010,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0/05/09/a-tale-of-two-oil-blocks>; Asri Salleh, *Malaysia's Territorial Disputes, 1963–2008*, Shah Alam: Penerbit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2012, p. 12.

^② Leszek Buszynski and Iskandar Sazlan, “Maritime Claims and Energy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29, no. 1 (2007): 163–164.

^③ Jeffrey J. Smith, “Brunei and Malaysia Resolve Outstanding Maritime Boundary Issues,” *LOS Reports*, p. 4.

^④ Jeffrey J. Smith, “Brunei and Malaysia Resolve Outstanding Maritime Boundary Issues,” p. 2.



布的《联合声明》^①来看, 马文换文协议涉及四大事项。第一, 两国之间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划界。两国将能在各自的海洋区域内施行各自规章制度和实施新的开发。第二, 建立油气“商业安排区”。第三, 确定马来西亚与文莱的陆地边界。两国陆地边界的划界将以文莱政府和沙捞越政府之间已有的5份历史协议为依据来解决, 并酌情参考分水岭原则。此后, 所有关于两国陆地边界的事务将被相应地解决。第四, 确保马来西亚国民和居民往返沙捞越经过文莱海上区域的通行权, 马来西亚同时确保文莱的法律和规则得到遵守。^②

时隔一年多后的2010年4月30日, 马来西亚公布《2009年3月16日文莱和马来西亚换文声明》。^③ 该声明是以马来西亚时任总理巴达维的名义发布的, 该声明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2009年3月16日马文换文代表了两国采取某些特定步骤, 以最终在两国之间建立永久的陆地和海洋边界。关于陆地边界, 双方同意采取联合调查的方式来划定最终的和永久的边界。联合调查工作将从两个方面来开展。第一, 基于之前5个协议(1920年、1931年、1933年两个单独协议、1939年)所确立的5个区域, 联合调查将确定边界; 第二, 在迄今仍未签署陆地边界协议的其他区域, 联合调查将依据分水岭原则来决定陆地边界。当整个陆地边界划界工作结束后, 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和文莱之间将确立一个最终的和永久的边界。当边界划定后, 总体上文莱和马来西亚将不再有任何陆地边界争议。关于海洋区域, 马来西亚和文莱也同意建立一个最终的和永久的海洋边界。马文换文协议能够解决两国过去存在的某些重叠性声索, 包括之前所称的L区块(文莱原称J区块, 现称CA1区块)和M区块(文莱原称K区块, 现称CA2区块)。马来西亚作出了让步, 这两个区块的资源主权现在归属于文莱。同时, 马文换文协议包括了在这个海域的一个商业安排, 马来西亚将被允许在商业基础上合作开发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期限是

① 该《联合声明》的全称为《2009年3月15—16日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对文莱进行工作访问之际的领导人联合声明》(Joint Press Statement by Leader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Working Visit of YAB Dato' Seri Abdullah Haji Ahmad Badawi,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to Brunei Darussalam on 15-16 March 2009), 转引自: <http://bn.chineseembassy.org/eng/wlxw/t542877.htm>。

② 参见: “Joint Press Statement by Leader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Working Visit of YAB Dato' Seri Abdullah Haji Ahmad Badawi,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to Brunei Darussalam on 15-16 March 2009”; 廖雪霞:《南海周边国家海洋划界协议研究》,《国际法研究》2015年第6期,第37页。

③ “Statement of the Exchange of Letters between Malaysia and Brunei Darussalam, Dated 16 March 2009,” Malays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pril 30, 2010, https://www.kln.gov.my/archive/content.php?t=7&articleId=735675_5/19/2017。



40年。^①

马文两国于2009年3月签署换文协议后，都在短期内分别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大陆架划界案。马文能如此快速地提交各自的大陆架划界案，有理由推论马文换文协议已经大致解决了两国的海上争端。2009年5月12日，文莱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大陆架外部界限初步信息。根据文莱提交的这一文件，文莱确认2009年马文换文协议划定了两国200海里以内的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②2009年5月6日，马来西亚和越南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联合递交南海南部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划界案，就南海南部的大陆架外部界限提出申请。^③2009年5月7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就马越联合划界案表达如下立场：“马来西亚和越南联合划界案所涉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区块，严重侵害了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④

马文两国能够签署2009年换文协议、实现相互妥协是基于三个深层次的原因：其一，两国间紧密的人文和地缘经济关系使得双方愿意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领土争端；其二，两国分别在陆地和海洋争议领土中的不同利益需求使得双方容易就争议领土分割达成妥协；其三，两国通过海上资源的共同开发实现双方南海主张的捆绑。^⑤

三、马文在商业安排区的油气合作开发

2009年马文换文协议中，马来西亚承认争议海域的两个油气区块（L区块

① “Statement of the Exchange of Letters between Malaysia and Brunei Darussalam, Dated 16 March 2009,” Malays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pril 30, 2010, <https://www.kln.gov.my/archive/content.php?t=7&articleId=735675> 5/19/2017.

② “Brunei Darussalam’s Preliminary Submission Concerning the Outer Limits of Its Continental Shelf,” DOALOS/OLA United Nations, May 12, 2009, https://www.un.org/Depts/los/clcs_new/commission_preliminary.htm; https://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preliminary/brn2009preliminaryinformation.pdf, p. 3.

③ “Outer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beyond 200 Nautical Miles from the Baselines: Joint Submission by Malaysia and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 Nam,” DOALOS/OLA United Nations, May 6, 2009, https://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submission_mysvnm_33_2009.htm.

④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第CML/17/2009号照会，联合国网站，2009年5月7日，https://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mysvnm33_09/chn_2009re_mys_vnm.pdf.

⑤ 戴渝龙：《“陆地换海洋”：文莱与马来西亚解决领土争端研究》，第89页。



和M区块,文莱称J区块和K区块)属文莱所有。不过,该换文协议也包含了一个商业安排,即马来西亚将被允许依据商业原则合作开发这两个区块的油气资源,期限为40年。^①马文“商业安排区”的面积为11880平方千米(CA1区块和CA2区块面积之和)^②。马文“商业安排区”的管理模式参考了马越“商业安排区”。^③马文两国的国有石油公司是主要参与方,两国政府并未直接参与商业运营。但和1992年《马越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马越双方平等分享收益不同的是,马文收益分成比例的细节和马文“商业安排区”的完整范围都未披露。马文“商业安排区”在两国政府换文后不再是争议区,马来西亚已将其对该区的海洋主张让渡给了文莱;作为交换,文莱允许马来西亚参与油气开发,期限是40年。马文的这一合作关系的条款细节直到2015年才最终敲定。

2010年9月21日,文莱国家石油公司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CA1区块的产品分成协议。CA1区块原称J区块(马来西亚原称L区块),该区块的面积约144万英亩(约5850平方千米),^④截至2021年年底已打下5个钻井。截至2020年4月,CA1区块股份中,壳牌石油占比86.95%,墨菲石油公司占比8.05%,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占比5%(参见表2)。^⑤2010年12月

① Malays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tatement on the Exchange of Letters between Malaysia and Brunei Darussalam, Dated 16 March 2009,” April 30, 2010, <https://www.kln.gov.my/archive/content.php?t=7&articleId=7356755/19/2017>.

② Ngeow Chow-Bing, “Prospects for Sino-Malaysian Joint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Lessons from Malaysia’s Experiences,” in Huaigao Qi and Song Xue, eds.,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olicies, Obstacles and Prospects* (London: Routledge, 2021), p. 68.

③ 根据1992年6月5日《马来西亚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大陆架限定区域内石油勘探和开采的谅解备忘录》(简称《马越谅解备忘录》)第三条,马越两国政府分别授权两国的国家石油公司在“限定区域”内进行石油勘探和开采活动。《马越谅解备忘录》的全文,参见:Jonathan I. Charney and Lewis M. Alexander, eds.,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ies*, Vol. 1,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1998), pp. 2341-2344. 1993年8月25日,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和越南国家石油公司达成商业安排,建立了一个由8人组成的协调委员会。参见:Nguyen Hong Thao, “Joint Development in the Gulf of Thailand,” *IBRU Boundary and Security Bulletin* 7, no. 3 (Autumn 1999): 82.

④ “2019 Annual Report, February 26, 2020,” Murphy Oil Corporation, https://s25.q4cdn.com/915267083/files/doc_financials/2019/ar/Murphy-Oil-2019-AR-web-version.pdf; “Brunei: Total Sells Its Interest in Offshore Block CA1,” October 30, 2019, Total Energies, <https://www.total.com/media/news/press-releases/brunei-total-sells-its-interest-offshore-block-ca1>.

⑤ “Shell Takes Control of Offshore Brunei Block,” April 7, 2020, Offshore, <https://www.offshore-mag.com/regional-reports/article/14173564/shell-takes-control-of-offshore-brunei-block>.

14日,文莱国家石油公司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CA2区块的产品分成协议。CA2区块原称K区块(马来西亚原称M区块),该区块的面积约149万英亩(约6030平方千米),^①截至2021年年底已打下7个钻井。截至2018年3月,CA2区块股份中,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占45%,墨菲石油公司占比30%,壳牌深海(婆罗)公司占比12.5%,康菲石油和日本三菱各占比6.25%(参见表2)。^②

表2 马文“商业安排区”的油气开发信息

区块	产品分成合同(承包商)	指定作业者
CA1	壳牌石油(占比86.95%)	壳牌石油
	墨菲石油公司(占比8.05%)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占比5%)	
CA2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占比45%)	马来西亚国油勘探(文莱)有限公司
	墨菲石油公司(占比30%)	
	壳牌深海(婆罗)公司(占比12.5%)	
	康菲石油(ConocoPhillips)(占比6.25%)	
	日本三菱(Mitsubishi)(占比6.25%)	

资料来源:祁怀高:《马来西亚的共同开发政策及中马共同开发前景》,《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10期,第72页;Ngeow Chow-Bing,“Prospects for Sino-Malaysian Joint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Lessons from Malaysia’s Experiences,” p. 65; NrgEdge, “CA1 Deepwater Offshore Block,” <https://www.nrgedge.net/project/ca1-deepwater-offshore-block>; NrgEdge, “CA2 Deepwater Offshore Block,” <https://www.nrgedge.net/project/ca2-deepwater-offshore-block>.

自2010年达成CA1区块和CA2区块的产品分成协议之后,文莱国家石油公司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之间的能源合作积极开展起来。这两家公司推动了两国政府在文莱其他海域的合作。2013年12月8日,文莱国家石油公司把N区块的产品分成协议授予马来西亚国油勘探(文莱)有限公司,Q区块的产品分成协议授予壳牌深海(婆罗)公司。在N区块和Q区块中,马来西亚国油勘探(文莱)有限公司和壳牌深海(婆罗)公司分别占50%的权益。N区块和Q

① Murphy Oil Corporation, “2019 Annual Report,” February 26, 2020, https://s25.q4cdn.com/915267083/files/doc_financials/2019/ar/Murphy-Oil-2019-AR-web-version.pdf.

② “Asia Pacific and Middle East: Fact Sheet,” March 2018, ConocoPhillips, <http://static.conocophillips.com/files/resources/factsheet-apme-march2018.pdf>.

区块位于文莱近海的东部浅海区域。^①

2017年11月23日,文莱和马来西亚确定了四个油气田的一体化安排框架,这表明两国油气合作达到了新的高度。这四个油气田包括:(1)亚庇(哥打基纳巴卢)西部天然气田和马哈拉惹·里拉北部油田;(2)古慕苏-卡卡油田和格隆贡-加古司东部油田。^②根据马文两国政府于2017年11月达成的“一体化框架协议”,文莱的格隆贡-加古司东部油田已和马来西亚的古慕苏-卡卡油田一体化;文莱的马哈拉惹·里拉北部油田已和马来西亚的亚庇(哥打基纳巴卢)西部天然气田一体化。^③

文莱和马来西亚除了在油气领域开展合作外,两国自2015年以来已在渔业领域开展合作。马文两国领导人在年度磋商会议中已多次讨论渔业合作问题。比如,在2015年8月的第19次年度领导人磋商会议上,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包括传统渔场在内的渔业合作问题,并敦促两国渔业部门达成一项渔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④赋予两国渔民在传统渔场捕鱼的权利。据此两国渔民可进入对方国家管辖海域开展捕鱼活动。^⑤

^① “Brunei and Malaysia Enter Several Oil and Gas Deals,” December 9, 2013, Offshore Energy, <https://www.offshore-energy.biz/brunei-and-malaysia-enter-several-oil-and-gas-deals/>.

^② “Joint Statement on the 21st Annual Leaders’ Consultation between His Majesty Sultan Haji Hassanal Bolkiah Mu’izzaddin Waddaulah, Sultan and Yang Di-Pertuan of Brunei Darussalam and The Honourable Dato’ Sri Mohd Najib Tun Abdul Razak,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November 23, 2017, Malays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kln.gov.my/web/guest/speeches-statements/-/asset_publisher/mN2jZPwqWjGA/content/joint-statement-on-the-21st-annual-leaders-consultation-between-brunei-darussalam-and-malaysia?redirect=%2Fweb%2Fguest%2Fspeeches-statements&inheritRedirect=true.

^③ Murphy, “2017 Annual Report,” February 23, 2018, <https://ir.murphyoilcorp.com/static-files/804851d3-4bcd-4d1b-a0e4-e58273293322>; Jolene Hui Yun Liew, “From Joint Cooperation to Joint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centive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for Brunei Darussalam,” p. 19.

^④ Brunei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Joint Statement on the 19th Annual Leaders’ Consultation between Brunei Darussalam and Malaysia,” The Daily Brunei Resources, August 11, 2015, <https://bruneiresources.blogspot.com/2015/08/joint-statement-19th-annual-leaders.html>.

^⑤ Quratul-Ain Bandial, “Brunei, Malaysia Agree to Hasten Commercialisation of Oil, Gas Find,” The Brunei Times, August 12, 2015, <https://btarchive.org/news/national/2015/08/12/brunei-malaysia-agree-hasten-commercialisation-oil-gas-find>.



四、马文解决海上争端方式的特征与思考

马文海上争端解决方式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马文在海上争端解决前都保持了自我克制。马文保持自我克制，既与两国温和的对外政策倾向相关，又与两国在安全上的相互依存有关。在东盟国家中，马来西亚和文莱两国的对外政策总体温和，两国对南海问题的处理方式也相对温和和低调。南海问题上，马来西亚倾向于采取安静的“幕后外交”，坚持将东盟挺在前面，尽可能避免与南海当事国正面冲突，在巩固其主张法理基础的同时，对南海形势保持警惕。从地缘安全角度看，实施温和的南海政策、确保地缘安全是文莱生存和发展的基础。^①文莱自1984年1月独立以来，极力改善与马来西亚的关系。马来西亚是苏丹哈桑纳尔在文莱独立后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一个国家。对于文莱而言，维持与马来西亚这个唯一陆上邻国的友好关系有助于保障其安全。如果马文两国因为领土争端发生冲突，文莱会面临一个充满敌意的马来西亚，将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来应对后者潜在的海上与陆地双重威胁。^②对于马来西亚来说，考虑到文莱扼守着沙捞越和沙巴两州之间的交通要道，马来西亚与文莱交好能保证东马来西亚地区交通网络的安全，进而保证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稳定。^③因此，马文两国都把保持克制与和平谈判作为解决海上争端的优先方式。尽管2003年马文曾因两个油气区块的归属争端发生罕见的海军对峙事件，但此后两国仍保持了自我克制。比如，2003年5月和8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举行了两次会晤，领导人会晤虽未解决该争议，但达成了在争议解决前暂停争议区内所有开发活动的共识。^④两国经过近6年的39轮谈判，最终在2009年3月达成了换文协议。

第二个特征是马文对签署换文协议采取低调处理方式。马文换文协议签署时非常低调，只有两国少量的高级官员和谈判团队成员在场。马文两国政府在协议签署之后较少作公开评论。即使有评论，也尽量使用中性语言，不去刺激

① 骆永昆：《文莱的南海政策》，第15页。

② 戴渝龙：《“陆地换海洋”：文莱与马来西亚解决领土争端研究》，第87页。

③ 戴渝龙：《“陆地换海洋”：文莱与马来西亚解决领土争端研究》，第87页。

④ Hj Md. Yusop Hj Damit, “Brunei Darussalam: Steady Ahead,”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no.1 (2004): 69.



对方国家民众。马文选择低调处理，至少有三方面原因。一是两国的文化和历史背景，都强调寻求共识而非选择对抗冲突。二是马文海上争端并非仅仅是两国之间的双边事务，还涉及南沙群岛的复杂争端。三是领土边界问题是非常敏感的话题，马文两国政府都不希望换文协议引发两国民众的批评性意见。尤其是对文莱政府而言，考虑到文莱国内对林梦地区（Limbang）主权的争议表达过质疑，并且林梦地区境内也出现过希望复归文莱的民间运动，^①公开地确认其已放弃林梦地区是不明智的。马文签署换文协议后，针对马来西亚总理称文莱放弃了林梦地区，文莱政府第二天进行了澄清。2009年3月17日，文莱外交与贸易部第二部长林玉成澄清，2009年3月16日文莱和马来西亚的双边会晤中并未谈及林梦的主权问题。不过，他也同时说道：“两国陆地边界的划界将依据文莱政府和沙撈越政府间的五个历史协议来解决。”^②五个历史协议中，1920年协议和1933年协议直接涉及林梦，这两个协议确立了目前林梦和文莱之间的边界。^③文莱政府承认马文五个历史协议的有效性，意味着文莱同意让林梦继续保留在马来西亚的领土范围内。

第三个特征是马文采取“陆地换海洋”（“领土换石油”）的利益交换手段。开展利益交换时，所交换的利益必须是目标国所看重的，比例要适当，并且要有较高的不可替代性，目标国难以从利益交换实施国以外的渠道获取。^④在马文谈判过程中，文莱的方案可简要概括为用“陆地换海洋”^⑤，用“领土换石油”^⑥。通过换文协议，马来西亚确认了对林梦地区的主权，而文莱则获得了两个海上油气区块的主权。根据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2009年3月16日的说法，

① 戴渝龙：《“陆地换海洋”：文莱与马来西亚解决领土争端研究》，第84页。

② Azlan Othman, “Brunei Denies Limbang Story,” *Borneo Bulletin*, March 18, 2009, 转引自：http://www.sultanate.com/news_server/2009/18_mar_1.html。

③ Leong Shen-li, “A Tale of Two Oil Blocks,” *The Star*, May 9, 2010, <http://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0/05/09/a-tale-of-two-oil-blocks>。

④ 祁怀高：《当前中国周边外交中的利益交换分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3期，第5页，第7页。

⑤ “陆地换海洋”是戴渝龙对马文领土争端解决方案的概括，参见：戴渝龙：《“陆地换海洋”：文莱与马来西亚解决领土争端研究》，第88页。

⑥ “领土换石油”是骆永昆对马文领土争端解决方案的概括，参见：骆永昆：《文莱的南海政策》，第14页。



文莱放弃了其曾长期主张的林梦地区。^①“陆地换海洋”的利益交换手段，对马文两国都有好处。对马来西亚来说，继续管辖林梦地区保证了沙捞越州和沙巴州在陆地上的相互连接。当然，马来西亚在海洋划界和油气资源分配方面对文莱作出了让步。对文莱而言，其海洋管辖权主张所形成的一个矩形海洋区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文莱的海上资源主权得到了马来西亚的承认。文莱凭借海上油气资源的开采和销售，跃升为世界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之一。

中国学术界须认真关注马文解决海上争端的方式。中马和中文在南海存在岛礁领土问题和海洋管辖权争议，需要通过协商谈判解决争议，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中国已分别和马来西亚、文莱就处理南海问题达成一些共识。比如，中马双方“强调维护南海和平、安全与稳定及航行自由和安全的重要性，认为各直接有关主权国家应根据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原则，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②中文双方“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敦促有关各方继续保持克制，增进互信，加强合作”，“强调应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根据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公认的国际法原则，通过和平对话和协商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③中文双方一致认为“中国和东盟国家有责任通过‘双轨渠道’处理南海问题，通过协商谈判解决争议，管控分歧，维护地区和平稳定”。^④

中国和马来西亚、文莱可先搁置南海争议，积极开展一些涉油气领域的务实合作。考虑到马来西亚和文莱都特别重视在南海获取经济利益，中国可继续

^① Leong Shen-Li, “Brunei Drops Claim over Limbang in Sarawak (Update3),” March 16, 2009, The Star,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09/03/16/brunei-drops-claim-over-limbang-in-sarawak-update3/>; Leong Shen-Li, “Brunei Drops Claim over Limbang District, Says Abdullah,” March 17, 2009, The Star,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09/03/17/brunei-drops-claim-over-limbang-district-says-abdullah>.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网站，2018年8月20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1808/t20180821_7947849.shtml。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文莱达鲁萨兰国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网站，2013年4月5日，<https://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1028639.htm>。

^④ 《王毅会见文莱外交与贸易部长穆罕默德亲王》，中国外交部网站，2014年8月10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004/xgxw_677010/201408/t20140810_9304979.shtml。



推进和马来西亚、文莱的油气开发合作。马文合作开发模式中，双方设立了商业安排区，马文两国的国有石油公司是油气开发的主要参与方。中马、中文的共同开发也可以借鉴马文合作开发的做法。中马两国可分别授权中国海油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中文两国可分别授权中国海油和文莱国家石油公司，分别就特定争议海域内的油气勘探和开采在政府协议框架下达成商业安排，并在涉及海域管辖权等敏感问题的表述上适当显示灵活，以此展示双方推动涉海务实合作的良善意愿。



Malaysia-Brunei Maritime Disputes Settle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QI Huaigao

Abstract Malaysia and Brunei delimited their maritime boundary by taking the form of an exchange of letters (EOL) in March 2009. The EOL covered four issues: first,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seas, the continental shelf and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between Malaysia and Brunei; seco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ercial Arrangement Area (CAA) in oil and gas; third, the final demarcation of the land boundary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fourth, unsuspendable rights of maritime access for nationals and residents of Malaysia across Brunei's maritime zones en route to and from their destination in Sarawak, with Malaysia guaranteeing that Brunei's laws and regulations are observed. Three characteristics can be observed in the maritime disputes settlem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two countries have exercised self-restraint in the disputed area until a solution can be found; the two countries have adopted a low-profile on signing the EOL; and the two countries have practiced interest exchange by "exchanging Limbang for oil/gas". Chinese academia should pay serious attention to Malaysia-Brunei maritime disputes settlement. China and the two countries can put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aside temporarily and advance practical maritime cooperation.

Keywords Malaysia; Brunei; South China Sea; exchange of letters (EOL); Commercial Arrangement Area (CAA)

Fund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Joint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etween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 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No. 20BGJ081).

Author Qi Huaigao, Vice Dean and Professor at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Fudan University.

